

籽粒本末序

國家自一算以上罔不事事需百姓卽一命而官稱媿以
行亦罔不人人需百姓然天下卒未有一事一人爲百姓
念者卽如有田有租有額至大兵大役輒不難溢額爲應
聲之征然額之中污邪苦溢甌婁苦曠而武健詬以敲朴
拊字徒有攢糜蓋飛芻輓需不獨黃腫而節食則喜增賦
則喜天下爭以刻核赴功名之會遂至節於必不可節加
於必不可加前與後相仍數節而塞下無兵矣數加而天
下無民矣嗟乎孰知小節之成大費小加之成大空也陸

宣公當德宗朝曰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蓋是時急求於外故無貸於內而足然周禮歲辦其可任與其可施舍者國家經制許據見年等第科差不依舊籍至有司行田爲蠲免有土磽而誤高其等錯上而偶變爲下許以時酌劑如生口之登耗而更其額獨以人不給出而額輕或可移重額重則不可復輕故人逋而田蕪卽併責於土斷而流庸載道富已襁褓古人謂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逋爲不可而况以積年之歛了積逋乎伯順所爲拊膺於范陽籽粒也余讀籽粒本末殆伯順小試其宰天下

之遠計乎而竭其力所可爲圖其誼所當爲故化離是閔
熏轢不問凡黃綬斗食而上可以引手爲援無不疾呼而
與其其成故積蠹立剔小民釋重負而休於蔭善矣陳孺
宰天下如斯矣比戶而呻吟曾不一詢其苦安問天下哉
嗟乎今天下患盜而驅其民以益之闢田而逋其民以蕪
之余終望伯順以天下爲范陽也崇禎甲戌閏八月八日
古相州峇峇居士孫含咸若父頓首題

籽粒折徵說

籽粒折徵其檄問地方大利大病者按院王立宇象恒也
其據士紳公揭申請者邑侯畢冲陽自肅也旣經批查而
沮于糧廳其通此關隔自府達道者司理范鑑湖紹序也
繇道再酌而轉于院者觀察柯和山景也其合按院會題
候旨停徵而復入恩詔減半折徵者屯院左滄嶼光斗也
其事變中起力爲主張以定紛紜者撫院張蓬玄鳳翔也
而發端圖始更有人焉故邑侯胡芳宇嘉桂也包納籽粒
其患旣久胡銳意更絃而時未獲上每爲扼腕謂余曰吾

不能爲他日必有人爲之可存此議以爲底案其微意猶
欲自爲也所稱此議卽輯中士紳公揭也而何可忘而何
中華書局影印
能忘癸酉冬日范陽鹿善繼識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三種

卷上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輯

籽粒本末

定興縣鄉官鹿善繼等謹揭爲籽粒法窮民生困極懇恩
比例折徵以存子遺事竊照本縣莊田籽粒地十場一乾
清宮一慈甯宮一雍靖王妃一壽陽公主一瑞安公主一
延慶公主一恭順侯吳汝肩一駙馬許從誠一錦衣衛千
戶陳尙忠一五軍營以上各項共銀二千八百三十七兩
三錢有零而地極窪濶久稱灌莽之區國初以來原不起

人催督大爲騷擾遂以類解歸諸有司然此地水旱俱不相宜俗傳有乾則如炕濕則如醬之語不堪耕種自難辦納而徵銀分數更居其重夫較此地于條鞭地固四不當一者乃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一畝實作一畝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地力之肥瘠甚懸而計畝之徵銀相等此其情之不均理之不通而勢之不能久也豈待中智而知之哉彼佃作者地所收不能償地所費既視此

地爲漏卮收入極薄而額徵難緩復視此地爲陷阱是本人之地爲本人累也且懸磬無以應比則走險豈復擇音窮而迫者逃四方包而納者著地著是本人之地又爲他人累也逃者愈眾住者愈難池魚之患展轉相尋于是夫不完爲一門累一門不完爲一戶累一戶不完爲親戚累比屋分散併丁差亦通是籽粒之累併丁差累也不但已也十場事屬一體當法之旣窮不議變通而議包納於是又不止以本人之地爲他人累復以本場之地爲別場累也先是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令

八場共包今雍靖王妃錦衣衛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
安延慶兩場之續勢將復派別場包納始以八場包兩場
今又將以六場包四場矣民之逃轉多糧之包轉重雖十
場地性不無略有軒輊受害不無微分緩急而包納之法
浸淫漸及不至於舉各場盡驅之死溝壑散四方不止其
受害特有先後耳何有重輕哉嗟嗟共處世界同此人情
誰不貪生誰不懷土而今至于窮迫危急典莊產鬻子女
逃者生不能逃者死年復一年日甚一日長此安窮且此
地旣不在國課額派之中又不係勲戚常俸之數而困民

已甚釀害已極窮則變變則通非此其時哉卽爲勦戚計
佃戶之拖欠旣久詎能取盈于帶徵逃亡之拋荒愈多誰
爲炊粥于無米與其驅之死亡而徒成反裘之負孰若急
與寬減而自培其不涸之倉乎夫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
之查得青縣籽粒至萬厯四十一年減半徵銀其三十年
起至四十年止積逋銀一萬二千兩有奇悉與蠲免至于
文安縣籽粒除進慈甯宮不免其餘俱減徵一半卽四十
六年四月間事也兩縣原題併稱比例青縣比靜海縣例
文安比霸州例是此等地土不獨一方受累而折徵之議

非自今日創聞也亦明矣本縣各場呻吟積苦旣值必變之時仰望同仁更有可援之例乾清慈甯兩宮不敢望蠲別場皆勦戚囊中之物此固得議減者卽五軍營一場嘉靖初地額四百頃後爲勦戚討去大半其餘徵解後軍都督府買纓鼓旗號使用萬厯九年改解易州南倉備邊則此一場卽其畝數割據于勦戚解納更移于府部原非不易之規雖今稱改解備邊而查今年文安減徵公主莊田之外亦有備邊一款其議有云不曰京邊而曰備邊其非版籍一定而不可隨時損益甚明也則定興五軍營固願

附于此例矣繼等間井之間情形最審感慨之久條議頗
眞伏祈台慈軫念民困轉爲請命比照文安青縣事例除
進宮兩場不免其餘八場減半折徵至于積逋統賜蠲免
則變通之間而民之住者不逃逃者可返地之治者不荒
荒者復治此生靈之幸也國家之福也而亦勳戚之利也
謹揭

各場佃戶稟狀

稟爲懇恩比例折徵破格以除積害事某等佃種雍靖王
妃錦衣衛等八場籽粒地土委係茅蒿窪鹺不堪耕種徵

銀又與上地相等所收甚薄所徵甚重負累佃戶典莊產
鬻子女以償籽粒銀兩又爲別場代包包之不已必至逃
亡雖親戚亦所不免遂致屢年拖欠錢糧今蒙仁慈下車
正小民更生之日也懇祈憐念一方之苦比照文安青縣
事例將八場籽粒地土折徵轉申庶僅存之窮民故土得
安逃亡之流民還鄉有望不然著住者每切逃走之心已
逃者終是離鄉之鬼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勢必至靡有子
遺錢糧其屬之誰乎爲此籲天哀鳴上稟

請折徵籽粒呈

投盧屯院

呈爲籽粒法窮民生困極懇恩比例折徵事竊照本縣八
場籽粒俱係牧馬草場其地茅蒿窪鹺國初以來原不起
科正德年間勦戚奏討蓋奸民投獻作之俑也始猶遣家
人催督因其大爲騷擾後遂歸有司類解此地不堪耕種
辦納極難漸有流亡因成重困俗傳此地乾則如炕濕則
如醬比諸條鞭地固四不當一者乃條鞭地分上中下或
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
不分上中下則一畝實作一畝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於
是佃種之家用力雖勤收入甚少不得不窮至于窮則家

無擔石之儲門有追呼之擾不得不逃至于逃則去者無走鹿之擇住者有池魚之患不得不包至于包則一夫不完累及一門一門不完累及一戶一戶不完累及親戚親戚逃走累及別場典莊田鬻妻子比屋奔散併丁差亦逋負之矣年復一年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夫此籽粒也既不

在國課額派之中又不係勦戚常俸之數而困民已甚釀害已極生等各爲身家之事共遭時勢之窮包賠無可免之期親孥有流離之苦且無力以完自己又何以包他人既無術以應目下更何以待來年竊思民已窮財已竭扼

腕于剝膚之災窮則變變則通引領于更弦之望查得青縣籽粒折徵在四十二年文安折徵在今年四月今定與籽粒事屬一體誼望同仁稟乞太宗師變旣窮之法救垂斃之民照青縣文安減半折徵則百年之害頓除一方之民可甦

屯院盧示諭

察院示諭定與縣告狀生員王成己等知悉夫牧馬草場自丈量後皆係額解罔寺於勦戚何干青文兩縣窪下之鄉定興不得援而爲例此端一開後之援青文者不知幾

定興民固當恤國亦當體且定興之爲定興舊矣何自今日覩青文而生心耶難以准行特示

再請折徵呈

投盧屯院

呈爲籽粒原屬勦賊懇恩照例減徵事某等前爲籽粒困累比例乞恩已蒙面准嗣後台示牧馬草場自丈量後勒解罔寺于勦賊何干民固當恤國亦當體難以准行某等不勝魂搖自維前呈祇急述苦累于勦賊各項未遑開列以致台仁已信而忽疑解澤將沛而猶停此某等語焉不詳之罪也夫使此籽粒果屬罔寺則軍國正額固無敢輕